

伊藤计划
三部曲

I

无形的武器

〔日〕伊藤计划 著

邹东来 朱春雨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伊藤计划
三部曲

I



无形的武器

(日) 伊藤计划 著

邹东来 朱春雨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17-2126 号

1) “Genocidal Organ” Copyright © 2007 Project Itoh

This book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yakawa Publishing, Inc.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形的武器/(日)伊藤计划著;邹东来,朱春雨
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伊藤计划三部曲)

ISBN 978-7-02-012058-1

I. ①无… II. ①伊… ②邹… ③朱… III. ①科学幻想
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34881 号

责任编辑:卜艳冰 王皎娇

装帧设计:汪佳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80 千字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9.5
版 次 2017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058-1
定 价 38.00 元

据吠陀梵语文献记载中的奇妙计算，估计即使加上众神的语言，人类的语言所表现出的也不过是语言整体的四分之一。

——帕斯卡·基尼亚尔《仇恨音乐》

目 录

第一部	\ 1
第二部	\ 43
第三部	\ 112
第四部	\ 178
第五部	\ 244
尾声	\ 291

第一部

1

卡车穿过泥泞留下深深的车辙，我看见一个小女孩将脸埋在里面。

她就像爱丽丝，想去车辙底下延伸开的神奇异国漫游似的。可那后脑勺大敞四开，绽放着殷红的花。

不足三米外，一个少年横躺在地，背后射入的子弹看上去像是在少年的身体里窜来窜去。从微微张开的唇际，可以窥见他那稍往外翘、讨人怜爱的门牙。好像是在诉说着，他在临死前还有什么未尽之言。

沿着卡车碾过的路向前走，有一个二十户人家规模的小村庄。

村子的广场上挖了一个坑，很多人的身体烧得熏黑冒烟，摞在一起倒在坑里。弥漫着烧过的肉臭味，还有头发的焦糊味。萎缩变形的肢体相互缠绕，宛如肢体结成的蜘蛛网。

人们都死了。

人们都死去了。我打开门，里面有我的母亲，殡仪馆已经履行华盛顿州立法案规定的义务，完成了防腐处理。遗体美容师适当地画出表情，涂上厚厚的妆粉，死者脸上焕发出永远凝固着的、虚假的安详。

“瞧，看看你的身后，所有的死人都将走过去。”

母亲这样说道。我回过头，在我面前展开了广阔的世界，死人们对我招手，微笑。那里有自人类开始埋葬同胞以来的所有死人。有的形体完好，有的缺胳膊少腿。我完全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能看出没有头的死人在微笑，可尽管如此，他依旧微笑着。

“所有人都死了吧。”

我一边说一边转向死去的母亲。母亲点点头，伸手指向我。

“是啊。瞧，看看你的身体。”

于是我看向自己，发现身体已经开始腐烂，这才意识到我已经死了。

在很远的彼岸，自人类历史开创以来所有的死人排成长河，缓慢地向某处前行。

我问母亲：“这是死后的世界吗？”母亲悠悠地摇头。孩提时，她就用这个动作纠正我的错误。

“不是，这是平常的世界，大家生活到现在的世界，与我们的日常营生相毗邻的平常世界。”

“原来是这样啊。”我说。我放下心来，泪涌流而出。那头的队伍里有几个熟悉的面孔。患小儿癌症死去的本杰明，脑袋被吹

跑的父亲。

于是，母亲牵起我的手，将我引向那个队伍。

“我们走吧！”

我点点头，与母亲一起走向对面死去的人们。我记得第一次上学时也是这般情景。我一边怀念感伤，一边与母亲并肩而行。我们的身边，有刚才将脸埋进车辙的少女；有背后中枪的少年；还有被烧死在坑里的人们。我们一起前行，准备加入死人的队伍中去。

2

杀死我母亲的是我的语言。

我用很多枪和很多子弹，杀死过很多的人，而杀死我母亲的就是我，不需要枪也不需要子弹。只需“是”这个词和我的名字。两者兼具时，我的母亲死了。

到现在为止，我杀死了很多人，多半用枪和子弹。

也有过用利器杀人，不过说实话我不怎么喜欢这种杀法。我的战友里有极多专门承包这种杀人方式的职业杀手。他们从背后悄无声息地接近对手，在颈部一抹，接着切断对方持有武器的两臂的肌腱，保持原姿势劈开大腿内侧的主动脉，最后直刺心脏，耗时不过三秒。

我并没有想要钻研这项技术，但必要的时候，我还是有自信娴熟掌握的。而且我对枪和子弹比什么都熟悉，在接下去的一段

时间里，我大概还会继续杀人吧。这么说是因为 2001 年的一个早晨，飞机气势汹汹地闯入纽约的两栋高楼。

至少在官方场合，在那之前的美利坚合众国，无论对于多么混账的人，暗杀都是明令禁止的。因为有上个世纪福特签署的 11905 号行政命令，南美毒枭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美国对中东政策的眼中钉萨达姆·侯赛因都没有被美国政府所暗杀。

文件有这样一句话，“美国政府里的任何工作人员都不得从事暗杀活动”。里根、布什、克林顿都在这句话的约束力下推行政策。并不是暗杀消失了，而是这条行政命令加大了暗杀手段的风险。也就是说暗杀成了一种麻烦的办法，与“官方介入”“正式交战”比起来，其优势直线下滑，若非确保在相当机密的情况下则很难被采用。

就算不暗杀，美利坚合众国只要一时兴起，就能找个碴儿挑起战争。况且只消想想暗地里杀一个人不幸暴露被媒体穷追猛打的阵势，还不如选择光明正大地大批杀人，伦理的那道槛要好跨得多。不是有人说吗，“死一个人是悲剧，死一百万人则只是个数字”。与其杀一个人，不如杀上万人，伸张正义的难易程度也相差悬殊。最起码在古代就曾是这样打打杀杀的世界。

暗杀在那个值得纪念的“本土轰炸”之日以来逐渐解禁，现在虽还不能说暗杀可以公然行动了，可在华盛顿已经视其为选项之一。凭借与恐怖主义作斗争、人道主义需要等各种托辞，11905 号文件封上的黑幕被一点一点拉开了。

所以我成了职业杀手。这不是我有意为之，而是工作的职场

渐渐增加了我练习这种技能的次数。除了杀人以外还有很多任务，不过美国共有五大军种的特种部队，包括陆军、空军、海军、海军陆战队、情报部队，其中我们情报部队的特殊检索群 i 分遣队是唯一负责特种作战命令中暗杀指令的部队。上个世纪，“绿色贝雷帽”也负责过，被叫做“三角洲”的陆军分遣队的家伙们也杀过人，不过时至二十一世纪——也就是现在——这种作战行动主要由我们情报部队的“食蛇者”担当。所以我们被海军陆战队的远程侦察部队和海军的陆海空特种部队这些其他特殊作战部队蔑称为“干湿活的”(wet works)。这个名字出现于约翰·勒卡雷、格雷厄姆·格林的小说中，从冷战时代起成了暗杀工作的暗语，一直沿用到现在。

大家要能想起电影《魔女嘉莉》的那张著名海报就好了。捣蛋鬼们往女主人公的头上浇猪血，茜茜·斯派塞克呆若木鸡，可怜兮兮的样子。我们的工作被称为“湿活”也是一个道理，不同在于我们沾满的是人血。美利坚合众国的猎取人头部队，就是情报部队的特殊检索群 i 分遣队。

事情的缘由便是这样。现在，我被装在“飞行海藻”的膛中，前往下一个暗杀目的地，途中再次阅读有关目标的资料。

下一个暗杀对象的面貌、姓名、行动方式、家庭构成、政治倾向等一切情报资料中都浸染上了此人一生的影子。特种部队的队员在训练中多少练就了一些观察人的手段。因为特种部队并不只是用于打打杀杀，相反，训练欠发达国家的军队以及通过医疗、教育、农业灌溉等向敌对势力内部人民实施教化之类的任

务倒更多些。这类场合下重要的是沟通技能，所以归根结底，不善交际的独狼不适合特殊作战的世界。这样的人不如去做雇佣兵——我虽想这么说，但雇佣兵时而有给贫困国家军队进行技术指导的工作，道理是一样的。

特殊检索群 i 分遣队的战友们更胜一筹，我们还接受心理学的训练课程，能够推测一个人的心理图表，勾勒出这个人物的清晰轮廓。实际操作起来，虽然现在暗杀这种办法的“政治风险”——或者说“逻辑偏见”——减弱了，但它仍旧是项困难且敏感的任务。在 11905 号文件签署的背景下，加上起草的作战计划里失败者堆积如山，暗杀行动是不可以交付给一个外行人去做的。

“准军事作战”，话虽这么说，可这个词到最后充其量被解释为 CIA 玩的军队过家家。正因为这样，像情报部队和它的特种作战部门即特殊检索群这样的新型军队才诞生了。它们是继承了以美国中央情报局承担的部分谍报能力的军事集团，也就是间谍和士兵的混种。二十一世纪的情报活动更加谋求军事性而不是文职化，因为战场情报不断变化，而且现在一切场所都是战场。

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按照预知情形那样发生，其间必定包含不确定因素。这样一来，每一个队员在极力减少不确定因素的同时，还需要提高不确定因素实际出现时的反应能力。广泛搜集目标人物的特征就是其中一环。

确切地说，就是要把暗杀对象的形象、人生想象得非常生动。在想象得真实到爱上对方之后，杀了他。简直是令人发指的

施虐狂。这种恶劣行径没给我们带来任何创伤，全都要靠“战斗适应感情调整”。我们借助战前辅导和脑医学治疗，将自己的感情和道德调整到战时状态。这么一来，我们就可以将任务和自己的道德观念巧妙地分割开了。乔治·奥威尔可能称其为“双重思想”，而科技使之成为现实。

事情就是这样，而我现在一边阅读资料一边思考的，并不是去怜悯什么暗杀目标，而是思念我到现在为止杀死的最后一个人——我的母亲。

死者之国时而造访至我的跟前，咯吱咯吱地轻轻骚动我的心灵表层，然后我一醒来，就离我而去。

死人的国度会发生一些变化。

最频繁降临的梦境是这个版本：死人们各有残疾，在漫无尽头的荒郊野外排成长队，蹒跚挪步。还有别的版本，比如在广袤无边的墓地上，每一个墓碑的主人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无所事事。在母亲死后我经常见到只有死人入住的病房，这像是玩笑话，可不知为什么给我的冲击最强烈。梦中出现的场景，也许是我失去母亲那一刻心像的投影吧。

我既是军人，又是特种部队的队员、杀手，目睹过很多的死人。我见过的死人应是普通人终其一生所能见到的数倍。那个场景是中亚某国进行屠杀后的残迹，我那时候也是个杀手。为了暗杀煽动国内民族大屠杀的前秘密警察长官，我们特殊检索群 i 分遣队取道阿富汗潜入该国，在某个村庄逮捕了他。

他死了。我对着他的头射出了一弹夹来福子弹。可是，他的部队已经把全村的居民都“处理”掉了。我在那儿看到了好几具尸体。雨住了，车辆穿过泥泞留下辙，少女面朝下倒在里面，少年背后中枪，小女孩被扔进村广场上挖的坑，浇上汽油付之一炬。

最后，这个导演了一切的男人被我一枪击中，和那些由他自己亲手干掉的无数尸骸一样，失去控制的肉体奇妙地弯曲着倒下了。

接着，我从亚洲的记忆里回来，母亲已经被软管所缠绕，仅靠好多药品和纳米计算机维持生存。医生询问我是否坚持治疗。母亲从外表看上去一点问题也没有，好端端的，只是已丧失意识，横躺在洁净的床上等待我的决断。尽管她看上去还活着，可那不过是依靠植入体内的高效分子机器在维系，和当我们负伤时使用的战斗继续性技术是一样的。

在苍白的医院、苍白的静寂中，有人递给我一份征询同意放弃治疗的文件。“您是否同意终止治疗？”面对这个提问，我回答“是”。由于我的一句话，和拇指摁下的印证，分子机器群从失去意义、即将永别的肉体中撤出，母亲迅速获得了死亡。

可母亲真的死了吗？又怎能断定在我做出决断之前她还没有死呢？

从哪儿开始算生，哪儿开始算死呢？自二十世纪末期以来，这个问题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变得愈加模糊难辨，可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人类对它置若罔闻，和其他的问题一起拖延到现在还

迟迟未决。

可是，我们不得不对待人生中的其他很多琐事一样，直截了当地去接受。无论如何，母亲接受了防腐处理，被干干净净地抬进了棺材。防腐处理是华盛顿州法的明文规定。做到这一步，无论谁肯定都是死人了。

这，便是我最近杀死的一个人。

“谢泼德上尉……谢泼德上尉。”

我被呼叫自己名字的声音吵醒了。我像是在看资料的时候睡着了。我条件反射地摸摸脸，去死者的国度后流下的眼泪还没干。还好没被叫醒我的空中运送管理人看见自己下意识的哭泣，我舒了口气。

“醒醒吧，离发射还有十五分钟。”

空中运送管理人告诉我后，便转身离开了。说“发射”并不是在开玩笑。最近潜入敌区的训练已经不再用高跳低开那种落伍的跳伞方式了，而是借助一种尽可能抑制电波反射性的侵入鞘，实现高速迅捷的机动。漆黑棒状的物体有如巨型圆珠笔般满满地排列在机舱里，由维修师们仔细地认真地检查。环顾四周，战友们在“飞行海藻”的扁平机舱里忙活着。

“在这个钻岩机里面你居然还能睡得着。”威廉姆斯靠近我说，“刚才飞机遇上湍流，晃得特厉害，你知道不？”

我回答说不知道，威廉姆斯吃惊地笑道：“你的感觉可真是迟钝！你这样的人做爱有快感吗？”

军用机不可能像客机那样舒适。尽管由于科技的进步，军用机与上个世纪的相比有了较大程度的改善，可舒适度在实用性面前一定是占下风的，这便是军队的世界。为了将电波反射特性压缩到极限，“空中海藻”被设计成扁平的长方形。这种变态的机体形状不能在空中飞行，只能借软件进行微量判断，控制其姿势，操纵其飞行。这么胡来，哪里还有什么考虑舒不舒服的余地。

“和普通人一样有快感啊。你不用准备吗？”

“你怎么抢我的台词啊。我已经没问题了，我是担心你没做好功课才来看你的。”

“多谢关心。”

我答道。威廉姆斯在我身边一屁股坐下来，将脑袋歪向我。这个人是八卦王，无论多么没劲的事，他说起来都神秘兮兮的。谁交女朋友了、谁其实是超级变态狂之类的，他就喜欢悄悄谈论这种事。

“对了，克拉维斯，你对这次的作战任务怎么看……”

这是参加这次作战的全体队员耿耿于怀，却谁也没说出口的一个问题。士兵不能问“为什么”成了军队里不成文的规定。威廉姆斯作为一名特种部队队员，好奇心极强，说话轻率，又太过八卦，与他强壮的体魄很不相称。“查理兹·塞隆十五岁的时候，看见过母亲用枪杀死自己的父亲哦，你知不知道？”这家伙会如此调侃地说这种事。

“怎么说呢，”我敷衍道，“同时暗杀两个目标，相当有难度

呢。如果两个人不能一起出现在预定行动地点——讨厌的不确定因素支配着局面使我们无能为力。”

“我不是说那个。”威廉姆斯焦躁地摇头，“我说的是目标 B。他是美国人啊。”

“世界各地到处都是呀，我们美国人。”我叹了口气，“还是说，外国的瘦子可以不假思索地干掉，要杀自己的同胞就于心不忍了？”

“他是个混蛋同胞，恬不知耻的人，压根没良心。”威廉姆斯这么断言，“不过，他的人物形象好奇怪啊。我有种感觉，他的重要信息被抽掉了。大家都说——完全弄不明白这家伙是怎么样的人，我们都没法儿建立目标 B 的心理图表。”

“你既然不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人，又怎么断定他罪不可赦而且恬不知耻呢？”

威廉姆斯耸耸肩。

“我们大家伙只惩罚坏人。这个人既然是非杀不可的人，那他对世界而言就必定是坏人。”

多简单的世界观。威廉姆斯仍然相信，无论以何种形式存在，国家具有无谬性。当然，这也是这项职业所要求的单纯和盲目。如果不维持这样的世界观，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对完全不了解的一个人有意识地狠手、杀了他、不断地杀下去。

为了保持身心健康，最好不要想得太深。为了做到这一点，应该坦然地把主体让给简单的意识形态。

既已被迫站在了道德的悬崖边缘，就将那些问号扔到一边

去吧。

让我们开启体内的迟钝开关吧，成为世界第一呆板的男人。

让我们接受“因为正确，所以正确”的逻辑重言式吧。

士兵为了保卫自身，要杀一群虾兵蟹将。常规步兵与我们高级杀手不同，他们面对的是成批大量的“敌军”，比较容易做到不去想每一个对手人生的分量。

即便如此，崩溃的士兵还是有的。为了帮助曾经进驻伊拉克的士兵回归祖国重返社会，美军设立了大量的咨询顾问。他们在伊拉克为预备撤离的人员建造营地，用于模拟市民生活，提供切实的体验，作为撤离人员回归“美国”这一日常社会前的准备阶段。

他们在巴格达营地反复上演名为“美国”的过家家。

把战场这个异常世界当作习以为常的士兵们，要用力回忆在凯马特超市怎么买东西，玛氏巧克力棒是多少钱来着，诸如此类。在伊拉克战场上战斗过的男男女女们不通过虚拟的美国，就无法回到真正的祖国。

人类的精神如此脆弱。假若要杀掉的对象是有名有姓、已然描绘出了精彩人生的个体，那么杀人这个行为给杀手带来的精神后遗症就更严重。与一般士兵不同，我们杀的人不是一个整体的敌人，而是个人。我们承受的心理压力远比杀死无名无姓的敌人要强烈。

话虽这么说，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和威廉姆斯都是敏感细腻、娇生惯养的美国人。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地方的生命